

七剑十三侠

第一二三回 摇解药施丹救全军士 反风灭火败走妖人

话说徐鸣皋等正要预备去安歇，忽见大帐内从半空中落下一个人来，大家吓了一跳，群相喊道：“拿刺客！”话犹未尽，只见那人一声唤道：“你等休得惊慌，特地前来救你等性命。”徐鸣皋等一闻此言，近前一看，原来是傀儡生。此时众人欢喜无限，即刻上前给他施礼。傀儡生道：“诸位贤侄休得闹此浮文。元帅现在哪里？速将我带领去见元帅，有大事商量，万不可迟，迟则合营的性命难保。”徐鸣皋等一听，知有异事，哪敢怠慢，当即先自进了后帐向王元帅禀明一切。

王元帅一听此言，即刻具了衣冠，升坐大帐，请傀儡生相见。徐鸣皋出来将傀儡生引入，王元帅降阶相迎。彼此相见礼毕，王元帅邀傀儡生上座，向傀儡生道：“久闻仙师大名，如雷贯耳。今幸惠临见教，某有失迎迓，歉罪之至。”傀儡生谢道：“贫道四海云游，迄无定止。久闻元帅忠义，亟欲趋教，以未得便，故尔来迟，实探抱歉。今者元帅为妖人非幻道人两番擅用邪术，致元帅大败若此。虽妖人作恶众多，亦是众军等应遭此劫。元帅倒不必过虑以后之事，所谓恶贯满盈，自难逃其法网。所虑者，顷刻间有一非常之变，元帅得毋知之乎？”王守仁听了此言，登时大惊失色，避席而问曰：“某不敏，不能察过去未来，乞仙师正告之。”傀

傀儡生道：“妖人将有劫寨之举，贼兵已在半途，若不赶紧预备，必有非常之变。”王元帅道：“仙师何由得知？”傀儡生道：“贫道路经此地，见逆贼宸濠宫中妖气甚旺，贫道即潜入宫中探听一番，哪知宸濠正与非幻道人在那里议论。非幻又劝宸濠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，趁元帅惊魂未定之时，于今晚三更前来劫寨。贫道一闻此言，知元帅必无防备，故特赶紧前来为元帅报信，望元帅急速准备，以救三军性命。”

王守仁一闻此言，更是大惊失色。道：“诸将受伤，三军疲困，如言御敌，万万不能。似此如之奈何？尚望仙师悯诸将之颠危，救三军之性命，为某急思良策，以御贼氛。不独某感激无穷，即众三军亦衔感再生之德了。”傀儡生道：“元帅勿忧，贫道设法以御之。但是孤掌难鸣，必藉诸位将军之力。”王守仁道：“诸将甫受重伤，尚未痊愈，如何抵敌呢？”傀儡生道：“是不难。诸位将军所受之伤，无非为妖火所炽，贫道有药可治。但即请传诸位将军到帐，候贫道一一治之，包管立时无恙。虽冲锋陷阵，执锐披坚，不难也。”王守仁听说大喜，即刻将受伤诸将士传齐，进入大帐。傀儡生先将诸将细看一遍，分别受伤轻重，然后在腰间取出一个葫芦，倾出二三粒丹药，命人取了清水，将丹药和开，与诸将士分别敷上。果然，顷刻间生肌长肉，登时痊愈。诸将伤势已痊，便请王守仁发令，四面埋伏，以待贼军前来劫寨。王守仁当下便命徐鸣皋、徐庆、王能带领兵卒，在大营左边埋伏；一枝梅、周湘帆、李武带领兵卒，在大营右边埋伏；徐寿、包行恭、杨小舫带领兵卒，在营后埋伏；狄洪道、罗季芳、卜大武带领兵卒往来接应。诸将得令而去，王守仁与傀儡生坐守大营，以待动静。

吩咐已毕，看看将近三更，并无动静。王守仁正在疑惑，贼兵既来劫寨，何以到此时仍无消息？正疑虑间，忽闻金鼓喧天，喊声震地，那一片喊杀之声，真个如地裂山崩相似。傀儡生道：“元帅信否？若非事先预防，这万千生灵，定要遭此涂炭了。”王守仁道：“三军之所以不遭此厄者，皆仙师仁慈所赐也！”

且说非幻道人督率邝天庆及偏裨牙将，带领众贼兵衔枚疾走，来到大营，以为王守仁当惊魂甫定之余，将士败亡之后，必然计不及此，预为防备。邝天庆一马当先，冲入营内。才进了营门，只见灯火通明，旌旗环列，知道有了准备，当即回马便走。尚未走出，忽听一声炮响，左边徐鸣皋、徐庆、王能杀出，右边一枝梅、周湘帆、李武杀出，当即将邝天庆围在当中，奋力厮杀。邝天庆也就抖擞雄威，力敌六将，左冲右突，预备杀出重围。哪知他本领虽然高强，争奈寡不敌众，怎禁得六将降龙伏虎的生力军，围住他一人死斗，看看已力不能敌，一心望非幻道人前来接应。

哪知非幻道人在后面押着队伍，以为邝天庆必然杀入官军大寨，将官军杀得马仰人翻，正拟往前助战，以期一战成功。哪知狄洪道、罗季芳、卜大武三人闻得贼兵已到，便出兵前来接应，恰好遇见非幻道人率领贼众向大营驰往。狄洪道等当即上前截杀，将贼兵冲为两截，死命力斗，不容非幻道人进前。此时非幻道人也不敢通行妖法，惟恐有伤自家兵将，因此只与狄洪道等并力战斗，又不能直冲进前，虽然狄洪道等胜他不过，他却也不能取胜于人。那里邝天庆被徐鸣皋等六人围在核心，冲杀不出，急盼后队兵卒接应，却又不见前来，好容易将王能刺伤一戟，这才舍命冲出，逃入后

队。哪知才到后队，只见非幻道人也官兵围在那里厮杀。邺天庆一见，望非幻道人大声喊道：“还不快走，等到何时！今番上了你的当了！”

非幻道人正与狄洪道等力战，不分胜负，一见邺天庆大败出来，又听他说“上了你的当”这一句话，好不惭愧，因此恼羞变怒。又见徐鸣皋等随后紧紧追来，若再不行妖法，更要大败而回，因此也顾不得伤及自家人马，只得将座下梅花关鹿头顶一拍，登时鹿嘴一张，喷出烟来，一霎时变成烈火，直望官军队里烧去。那些官军于日间经过厉害的，谁人不怕？就便徐鸣皋等也知道火势甚猛，身上的伤痕才经傀儡生治好，今又烧来，也是栗栗危惧。因此官兵、官将抱头鼠窜，望本营中乱逃。非幻道人见官军已退，即催督邺天庆率领众贼将兵卒反杀过去，那一片喊杀之声，更加惊天动地。

傀儡生正在帐中与王守仁议论非幻道人的妖法，忽见营外烟雾迷漫，一霎时红光照耀，又听那一片喊杀之声震动天地，知道又是妖人作法，说声：“不好！”也来不及与王守仁说明，当即出了大帐，将手中的宝剑向空中一掷，口中说道：“宝剑，宝剑，将这一片妖氛扫回贼队，使他自烧其身，毋得有误！”傀儡生说罢，那宝剑果然在半空中飞舞了一回，登时一道白光如一条白龙相似，飞出营外，竟将那一派妖火扫了回去。

非幻道人正督率贼将邺天庆催赶官兵官将，杀人大营，忽见一阵狂风向本队卷来，接着那一片烈火亦向本队中烧来，非幻道人好生诧异。当下一面传令，命所有贼众休得赶杀，速速收队；一面念念有词，收那妖火。哪知贼众正赶得

高兴，非幻道人虽然传令收队，争奈众贼军不及收兵，只顾迎着火光赶杀过去。非幻道人即便收火，哪知再念真言，火也收不回来。众贼军正望前发，忽见那烈火向本阵中烧到。在先传令收兵，众贼军不闻不见；现在不等传令，大家惊扰起来，高声喊道：“我们快走呀，火烧过来了！”一面说，一面跑，互相践踏，死者不计其数。非幻道人见妖火收不回来，也就着急。若再等片刻，本队的兵卒就要烧死尽净了，因此只得将葫芦盖揭开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即将葫芦一阵倾倒，立刻狂风大作，大雨倾盆，才算将这一派烈火灭熄。官军队里见妖火烧过去，知道有人破了妖道的法，也就掩杀过去，紧紧追赶，杀死贼兵不计其数。直至狂风大作，大雨倾盆，这才收兵不赶。王元帅到南昌败了两仗，今夜才算大获全胜。然而兵卒死伤亦复不少。非幻道人见大雨灭了火，却不敢再去追杀，只得收兵回南昌，再作计议。

宸濠正在城里盼望信息，满望这一路到王守仁的大营，将其杀个净绝。哪知正望之际，忽有探事报了进来，口中称：“千岁不好！非幻仙师杀得大败而回，众兵将死伤甚多。非幻仙师现在已经率领众兵卒回城了。”宸濠闻言，好生烦恼。恰好非幻道人与邝天庆已进入宫中，邝天庆当下给宸濠请罪。

不知邝天庆果得问罪么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二四回 摇非幻妖召神劫大寨 傀儡生施法代官兵

话说邨天庆向宸濠请罪，非幻道人亦向宸濠道歉。宸濠当下便向二人说道：“胜负乃兵家之常，今虽败了一阵，已胜他两阵，也算抵得过来。尚望仙师不可灰心，努力向前，以助孤家共成大事。”非幻道：“贫道料定王守仁绝无准备，才敢决计前去。不知如何，他已经防备起来。这也罢了，他虽有防备在先，并未大败，后来贫道放火烧他，已将那些官军烧得抱头鼠窜，败将下去，不知为何突反转风头，将火卷入本阵，烧了过来。因此本队三军见了烈火烧身，这才败将下来，自相践踏，死者甚众。幸亏贫道见景赶着用魔法下了一场大雨，才算将火灭了，救得三军回城。吾料王守仁必无此等法力反风卷火，其中定然有了妖人相助于他。明日倒要细细打听出来，究竟何人相助，破贫道的法术。”宸濠一闻此言，心下早料到八分，定是破迷魂阵的那一起人。当下向余七问道：“莫非还是前者破道友大阵的那一班人么？”余七道：“只须明日细细打听，便知明白了。”说罢，大家便去歇息。

到了明日，宸濠派了细探打听出来，果然是大破迷魂阵的人。宸濠因也颇为思虑，当下便着人将非幻道人及余七请来，议道：“孤今日着人前去打听，顷据回报，说是唤作什么傀儡生。孤想这傀儡生颇为厉害，法术也甚高强，当得如

何除却此人才好。”非幻道人道：“千岁勿忧，前日贫道所以猝败者，以其不知为何如人，并未料及至此，以至始有此败。今既知是傀儡生，非是贫道夸口，只须略施小计，不用一人，不发一卒，包管将他一座大营，连同傀儡生，一齐置之死地，以助千岁成功便了。”宸濠道：“据仙师所云，岂有不用一人，不发一卒，就可将官兵二十万众置之死地？孤窃有所疑焉。”非幻道：“千岁勿疑。但请派人于僻静处所，赶速搭一高台，以便贫道上台作法。三日之内，若不将王守仁的大营踏为平地，贫道愿甘军法便了。”宸濠闻言大喜，当即命人于僻静处所赶筑高台，以便非幻道人作法。暂且不表。

且说徐鸣皋等收兵回营，算是大获全胜。王守仁当即慰劳了一番，又谢了傀儡生相助之力。傀儡生复又说道：“贫道尚有他事去往天台一游，三日之内尚有一番惊恐，却不妨事。今有小瓶一个留下，等到第三日夜间初更时分，可将这瓶塞拔去，将里面的物件倾倒出来，洒在大营四面。元帅可即拔队速退驻扎吉安府界，然后再徐图进兵，方保无事，不然恐有大难。随后如有急事，贫道再来便了。”王守仁还欲相留，傀儡生道：“元帅不必拘执，依贫道所说办理，自无贻误。”徐鸣皋在旁说道：“师伯云游四海，无所定止，此间若遇大事，欲寻师伯，急切难求。可否请师伯将这宝剑寄存小侄这里，遇有急难，便可飞剑传书，请师伯驾临，以解其危，可以诛贼众了。”傀儡生闻言，因道：“也罢，我便将这宝剑留下。贤侄等切不可轻易使用，必须要到万分无法之时，方可使用一回，使他传书于我。”徐鸣皋唯唯听命。傀儡生当将宝剑留下，告辞而去。王守仁等将他送出营门，

正要与他揖别，登时不知去向，王守仁羨叹不已。

看官，你道傀儡生这宝剑既留下来，他自己哪里还有防身的物件呢？诸君有所不知，这留下的宝剑却是有形无精，他自己还有一口剑丸，那才是精灵俱备的。那剑丸他如何肯留下来？即便他留下，旁人也不能使用。这留下的难道真个会传书么？不过欲坚王守仁的心，免得纠缠不已，所以才留下来，就便徐鸣皋等也不知道他是这个用意。闲话休表。

且说宸濠命人将高台筑成，非幻道人先到台上看了一会，然后又命人在台上设了香案，自己又取出一面柳木令牌，排在案上。见他每日上台三次，下台三次。凡上台一次，必须手执宝剑踏罡步斗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也不知道他为何事。到了第三日晚间，将有初更时分，即请宸濠与余七同上高台，看他行法。宸濠大喜，随即同上台来。只见他仗剑在手，口中先念了一回，然后将案上那块柳木令牌取在手中，向案一拍，一声喝道：“值日神何在？速听法旨！”一声道毕，但见风声过处，从半空中落下一位金甲神来，向案前立定，向非幻道人唱了个喏，随即说道：“法官呼召小神，有何差遣？”非幻道人道：“只因王守仁不识天时，妄自兴兵犯境，特地呼召吾神，速即传齐十万天兵天将，前往王守仁大营，将他的所有人马，一齐灭尽。速来缴旨，不得有误！”非幻道人说罢，那金甲神说了一声：“领法旨！”登时化阵清风而去。非幻道人又向宸濠说道：“哪怕傀儡生武艺高强，王守仁兵精将勇，就此一番，也要将他踏为平地了。”说罢，便与宸濠、余七下台而去，只等三更以后，再行上台退神。

再说王守仁自傀儡生走后，光阴迅速，看看已到了第三

日。这日早间，即命各营三军预备拔队退守吉安。众三军不知是何缘故，却也不敢动问，只得大家预备起来。到了晚间初更时分，徐鸣皋即将傀儡生留下的那个小瓶将塞子拔去，把瓶内的物件倾倒出来，倒在手中一看，原来是些碎草以及小红豆。徐鸣皋看了，颇为称异，暗道：“这些草豆有何用处？难道他能变作兵马么？且不管他。”当下即将这碎草、小红豆儿在大营周围一带，四面八方撒了下去，然后禀明王守仁拔队。王元帅一声传令，当下众三军即拔队退走吉安。

走未移时，只听后面扎营的那个地方，人喊马嘶，有如数十万人马在那里厮杀，你道这是何故？原来非幻道人遣了天神天将去平王守仁的大寨，哪知这些神将到了那里，并不知王守仁已经拔队退走，只见还是一座大营，内藏无数兵马，当下便冲杀进去。那大营内的兵马，一见有人踹进大营，也就各人奋勇争先，向前迎敌，所以闻得厮杀之声。但见王守仁既将大营撤退，这些兵马又从何处而来呢？原来，就是傀儡生留下的那小瓶子内许多碎草、红豆变成的。尝闻人说“撒豆成兵”，即此之谓。哪知天神天将与那些碎草、红豆变成的人马厮杀了一夜，直杀到四更时分，竟把些假人假马杀得干干净净，才回去缴旨。

非幻道人到了三更时分，也就与宸濠上台，专等金甲神回来缴令。到了四更光景，金甲神果然翩然而来，在案前打了个稽首，口中说：“顷奉法官法旨，已将大营内人马杀尽，特地前来缴旨。”非幻道人听说，当即念了退神咒，金甲神这才退去。非幻道人又与宸濠说道：“千岁可以从此无虑矣！率领大兵长驱直进，以成大事便了。”宸濠也是大喜。当下大家下台，各去安歇。

次日，又大排筵宴，庆贺大功。酒席之间，李自然在旁说道：“既是非幻仙师昨夜将王守仁的大营踏为平地，谅来定是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千岁何不着一队兵卒，到那里将这些死尸掩埋起来，免得暴露，也是千岁泽及枯骨的恩典。而况千岁所恨者，只王守仁匹夫与那徐鸣皋等人，众三军之士，皆与千岁毫无仇隙，今者同罹于难，亦未免可怜。将他等枯骨掩埋起来，就是那万千孤魂，也要感千岁之德于地下的。但不知千岁意下如何？”宸濠道：“军师之言正合孤意，孤即派队前去掩埋便了。”当下即传令出去，着令牙将丁人虎带同兵卒五百名，速去掩埋已死官兵的枯骨。

丁人虎奉令之后，也就即刻督队前往。走到那里四处一看，哪有一个死尸？并无尸首。丁人虎好生诧异，随即在附近寻了两个土人问明一切，才知道王守仁早已撤队退下。丁人虎闻说大惊，即刻收队赶回南昌，去见宸濠与非幻道人，细禀各节。

欲知宸濠与非幻道人听了此言毕竟如何惊恐，更想出什么法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二五回 摇丁人虎面稟细根由 王守仁预设反间计

话说丁人虎回到城中，将队伍安排已定，便至王府复命。宸濠一听丁人虎回来，即命他进见。丁人虎赶至殿前，见宸濠与非幻道人、余七、李自然、李士宝、刘养正等在那里饮酒。丁人虎给宸濠参见已毕，侍立一旁。宸濠便问道：“你将尸骸掩埋清楚了？”丁人虎道：“稟千岁，不曾掩埋。”宸濠道：“孤家派你去作何事？为什么不掩埋呢？”丁人虎道：“并无一具尸骸，未将埋什么？”

宸濠听了这句话，就有些疑惑起来，因怒道：“汝哪里如此糊涂！上日经天兵天将杀了一夜，将王守仁一座大营、二十万雄兵全行杀戮殆尽，怎么没有一具尸骸？这定是你偷懒不曾前去，回来谎报。速速从实招来！”丁人虎道：“千岁且请息怒。未将既奉千岁之命，焉敢不去，谎言稟报。千岁在上，未将有言容稟。”宸濠道：“既有话，快快说来，为什么如此碍口？”丁人虎道：“未将所以不敢骤稟者，恐触千岁之怒。恐贻非幻仙师之羞。既千岁要未将从实稟陈，尚望千岁勿怒。只因未将带领兵队去，到了那里，不但不见大营，连一具死尸也瞧不见，心下颇为疑惑，暗道：‘难道这里不是王守仁扎营的所在么？’当下便寻问土人，旋据土人说道：‘这所在正是王元帅扎营的地方。’未将又问土人道：‘既是王守仁在此扎营，为何不见他一兵一卒呢？’土

人道：‘王元帅早拔队走了。’末将更是惊疑，因又问他何时走的，土人道：‘是前夜初更时分拔队，闻说退守吉安，避什么妖法，恐怕三军受害。还有一件奇事：王元帅拔队未有一会，约到二更时分，只听得半空中有千军万马厮杀之声，斗了有两个更次，方才平静。那时只以为王元帅与人开仗，及至明日起来，方知王元帅早已退去，不知道夜间那一片喊杀之声是从何处来的。’末将听了此言，因才知道王守仁的大营早已退去，自然是尸骸了，因此才回来复命。”

宸濠听了这番话，直吓得坐立不安，神魂出窍。再看非幻道人，也是目瞪口呆，坐在那里一言不发。宸濠因问非幻人道：“仙师，这真可奇怪了！前夜孤亲眼见仙师遣神召将，分明那金甲神遵旨而去，凡人或者说谎，神将断无谎言。而况据土人所说，闻得人喊马嘶，厮杀了半夜，这更是有据。既然杀了半夜，又何以没有一具尸骸？既是王守仁退走吉安，又何以有人厮杀？这可真令人难解了！”这一番话，把个非幻道人问得目瞪口呆，一句话也回答不出，只见他面红过耳，羞愧难禁。还是李自然在旁说道：“在某的愚见，那傀儡生亦复不弱，莫非此事早为傀儡生知道，预令王守仁先期逃避？再施用法术，无非为李代桃僵之计。天兵天将只知逢人便杀，断不料是傀儡生暗用替代，所以厮杀了半夜，等将假变的兵马杀完，然后便来缴旨。这事须要探听实在的。千岁可一面命人前往吉安打听王守仁是否驻扎该处；一面使人仍到王守仁原扎大营的所在，就地细寻有什么可异之物，寻些回来，便知明白了。”宸濠听了李自然一番话，也甚有理，当下仍命丁人虎前往王守仁原扎大营之处，

细寻可疑之物；又差细作前赴吉安，打听王守仁消息。两路的人皆奉命而去。

这里，宸濠又望非幻道人说道：“若果如李军师所言，王守仁那里有此等异人保护于他，更使孤晓夜不安了。但不知仙师尚有何法，可将傀儡生擒来、王守仁捉住？”非幻道人此时也不敢过于满口答应，只得说道：“岂无妙法，容贫道细意商量便了。”余七在旁又复进言说道：“千岁勿忧，非幻师兄定有妙策，务要将傀儡生制服过来，方雪今日之耻。且等吉安打听的人回来，再作计议便了。”宸濠也是无法，只得答应。

正要大家各散，忽见值日官报进来：“今有雷将军差人前来报捷，已于三月初六日得了九江。”宸濠闻报，不觉转忧为喜，当命将来人带进问话。值殿官答应出去，即刻将来人带进，原来是个旗牌。那旗牌走至殿前，先行跪下，给宸濠磕了头。宸濠便问道：“雷将军何时攻破九江，汝可从实说来。”那旗牌道：“雷将军自从在南昌拔队之后，即星夜间道驰往。三月初五夜行抵九江，并未安营，连夜便去攻打。九江府虽有防备，争奈兵力不厚，我军攻打甚急，直到次日午后，九江城坚守不住，被我军攻打开来。当即进城寻找知府，业已自刎身亡。所有在城各官，逃走殆尽，并无一个归降。现在雷将军安民已毕，又于该城中举出一个举人，名唤徐国栋，权篆各府印务。又留了两名牙将，相助徐国栋理事。现下已带领人马进围安庆去了。雷将军怕千岁忧烦，特命旗牌回来报捷的。”宸濠听了这番话大喜，当下命旗牌退去，又向众人说道：“九江既得，安庆亦可顺流而下了。只要将安庆再得过来，孤便可督兵东下了。”刘养正道：

“此皆千岁的洪福。九江不失一人，不折一矢，唾手而得，真是可喜可贺！”宸濠道：“但愿以下诸城，皆如此容易，孤便高枕无忧矣！”说罢，大家退去。

且说王守仁大队退至吉安，当下扎定营寨，正是忧心如焚，仍拟进兵攻打。忽见探马报进营来，说是九江失守，被贼将雷大春于三月初六日攻破。知府魏荣章自刎身亡，在城各官逃亡殆尽。王守仁一听此言，好生忧虑。一面打发探子出去再探，一面着人去请吉安府知府伍定谋前来议事。

一会儿，伍知府到来，王守仁接入大帐，分宾主坐定。伍定谋开口问道：“大人呼唤卑府，有何见谕？”王守仁道：“方才探子报来，九江府于三月初六日被贼将雷大春攻破，知府魏荣章自刎身亡。逆贼如此猖獗，已成蔓延之势。九江既失，必然进攻安庆，若安庆再一失守，该贼必顺流东下，以取金陵。这便如何是好？贵府身膺民社，也是朝廷重臣，尚有何策，某当得闻教，以启愚蒙。”伍定谋道：“大人说哪里话来！大人掌握雄兵猛将，名将谋士如云，卑府有何知识可以设筹？还求大人以运筹帷幄之功，定决胜疆场之策，即率雄师，早擒逆贼，上分宵旰之忧，下保生灵之苦，则天下幸甚！朝廷幸甚！”

王元帅道：“贵府未免太谦了。但某有一计在此，与贵府商量，不知尚堪试用否？”伍定谋道：“大人既有妙策，卑府愿闻。”王守仁道：“某拟以反间计，促令逆贼即速东下。一面再从间谍泄之，逆濠必不敢出。或即不疑而去，必率全师以行。若果如此，南昌必致空虚，然后出奇兵先袭南昌，断彼归路。彼闻南昌既失，辎重悉在于此，彼必回军力争。一面再出精锐，间道抄到逆贼之后，夹击过来，使他腹

背受敌。似乎有此一舉，該逆當無所施其伎倆矣！不識貴府以為然否？”伍定謀道：“大人識高見遠，非如此不足以制服逆濠。”王守仁道：“雖然如此，某所可慮者，兵不足耳！以某現統之兵，不下十數萬，合全力以攻南昌，似乎不致見弱，而抄出逆濠之後這一路兵，就分不出來。若以我軍分道而進，又未能以厚兵力，則便如之奈何！現在當先將這路兵籌劃出來，然後我軍攻其前，奇兵擊其後，方可設策不虛。不然，亦紙上論兵，徒托空言而已！”

伍定謀聽了這番話，沉吟良久，因道：“大人何不學陳琳，草檄召取天下諸侯，共起義兵以討逆賊呢？”王守仁被伍定謀這句話提醒過來，當下說道：“聞貴府言，使某如夢方醒！這檄召諸侯，共誅逆賊，真是大妙！大妙！某行營無筆札之輩，某亦意亂心煩，不堪握管。貴府珠玑滿腹，下筆千言，敢煩即日作成，饒人傳送，庶義旗之舉，不越崇朝；討賊之兵，即成旦暮了。”伍定謀道：“卑府才識淺短，何能扛此椽筆，還求大人主稿為是。”

不知王守仁能否答应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二六回 王元帅移檄召诸侯 众官军黑夜劫贼寨

话说王守仁见吉安府伍定谋推辞不肯作檄文，复又说道：“贵府不必坚辞，某实因意乱心烦，不堪握笔，还请贵府代为书就便了。”伍定谋见王守仁一再谆谆，只得答应。当即告辞出来，回到自己衙门，立刻就作成一篇草檄，命人驰送大营，与王元帅观看。王守仁看了一遍，觉得言简意赅，甚是切当，也就仍命原差带回，嘱令赶速分缮，即日飞传出去。那原差将草檄带回，面与伍定谋说明一切。伍定谋不敢怠慢，就立刻分派抄胥手抄缮了数十章，交付驿差，星夜驰送各处。暂且不表。

再说宸濠，自派丁人虎到王守仁原扎大营的地方查检可疑之物，丁人虎查明之后，仍回南昌禀复，宸濠当命丁人虎进去。丁人虎见了宸濠，即呈上一包物件。宸濠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一包红豆与碎草。当下问道：“这就是可异之物么？”丁人虎道：“在平时原不足异，但据土人细说，该处向无此物，自那夜闻得半空中厮杀之后，次日一早见遍地俱是碎草、红豆，方圆十里，无处充之。未将听了此言，才将此物带回，进呈千岁，以便查验。”宸濠听了这番话，当命人将非幻道人及余七、李自然等传来，给大家细看。众人看视一遍，不知是何用意，只有非幻道人与余七说道：“启千岁，贫道竟为傀儡生这妖孽所愚了。原来他用的是撒豆成兵，剪